

王邦才论治突发性耳聋经验介绍

虞舒然¹, 徐魏钦¹, 林展熠¹, 何鹿尘¹, 赵梦雪¹,
周艳杰¹, 潘晓豪¹ 指导: 王邦才²

1. 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3
2.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宁波市中医院, 浙江 宁波 315010

[摘要] 介绍王邦才教授治疗突发性耳聋的临床经验。王邦才教授认为, 内气厥逆、耳窍气机不利是突发性耳聋的根本病机, 风邪侵袭、情志失调是其发病的直接因素。临床诊治, 急当去除诱因, 治以疏散风寒、宣肺通窍, 疏肝解郁、活血通络, 后宜斡旋整体气机, 辨证施药, 调体质防病, 则可邪去正复, 效如桴鼓。

[关键词] 突发性耳聋; 宣肺通窍; 活血通络; 调和体质; 王邦才

[中图分类号] R249; R764.4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24) 20-0231-05
DOI: 10.13457/j.cnki.jncm.2024.20.043

Introduction of WANG Bangcai'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Sudden Deafness

YU Shuran¹, XU Weiqin¹, LIN Zhanyi¹, HE Luchen¹, ZHAO Mengxue¹,
ZHOU Yanjie¹, PAN Xiaohao¹ Instructor: WANG Bangcai²

1. The Third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al,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 China; 2. Ningbo Municip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ffiliated to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01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WANG Bangcai in the treatment of sudden deafness. Professor WANG believes that the fundamental pathogenesis of sudden deafness is the reversal counterflow of internal qi and disturbance of qi movement in the ear orifice, and the direct factors leading to its onset are the invasion of wind pathogens and emotional disorder. I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t is urgent to remove the triggering factors, treat by dispersing wind and cold, diffusing the lung and unblocking the orifices,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solving constraint, and invigorating blood and dissolving stasis. Later, it is advisable to regulate the overall qi mechanism, apply medication ac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adjust the physical constitution to prevent diseases. Thus can eliminate pathogens and restore the healthy qi, achieving significant effects quickly.

Keywords: Sudden deafness; Diffusing the lung and unblocking the orifices; Invigorating blood and dissolving stasis; Regulating physical constitutions; WANG Bangcai

王邦才教授为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浙江省名中医, 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临床四十余载, 纵览医籍, 学贯古今, 临证注

重辨体、辨病、辨证结合, 审证求因, 经过多年临床观察及经验积累, 对突发性耳聋的治疗有独到的认识。笔者有幸师从侍诊, 受益匪浅, 现将其诊治

[收稿日期] 2024-03-19

[修回日期] 2024-08-31

[基金项目] 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 (2022ZQ070); 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9A610361); 浙江中医药大学校级专项项目 (2021FSYYZY06)

[作者简介] 虞舒然 (1999-), 女, 硕士研究生, E-mail: yushuran1999@163.com。

[通信作者] 王邦才 (1962-), 男, 主任中医师,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E-mail: wbenb@163.com。

突发性耳聋的经验介绍如下。

突发性耳聋是一种突然发生且病因不明的感音神经性聋,以听力损失为主要临床表现,患者的听力一般在几分钟或数小时内下降至最低点,常伴有头晕、耳鸣、耳闷塞感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随着社会环境变化,突发性耳聋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发病人群趋于年轻化、高知化^[2]。其原因可能与生活作息不规律、社会压力增大、睡眠障碍、情志失调、饮食失节等密切相关。目前,西医治疗本病以激素冲击、扩张血管、营养神经、高压氧等为主,但临床乏效者常见。中医药治疗本病从病因入手,采用辨证施治,常可获良效。

1 病因病机

突发性耳聋属中医暴聋、厥聋、卒聋等疾病范畴。《素问》载“少阳之厥,则暴聋”,最早提出了暴聋的病名。后世医家结合其病因病机,进一步提出了耳聋的相关病名如气聋、风聋、干聋、湿聋、毒聋、热聋等,其中,发病迅速者多可归于暴聋的范畴^[3]。历代医家多有认为,脏腑不安,脏腑经络之气逆乱而上蒙清窍,致耳窍气机不利是本病的发病原因。王邦才教授认为,情绪不畅、饮食不节、作息不规、六淫侵袭等皆为脏腑气机失和的致病因素,脏腑不安,内气突然上迫导致厥逆,故而九窍不通。加之感受外邪、邪气壅蒙;或大怒暴忧、肝气不舒,耳脉之气流行无路,则产生听力骤降、耳鸣如蝉、耳闷塞感等表现。

1.1 内气厥逆,耳窍气机不利 王邦才教授指出,突发性耳聋病机复杂,虚实皆存,以实为主,内外因兼有,以内为要,临证时需要立足其脏腑经络气机不利的特点。《素问·玉机真脏论》载“五脏气争,九窍不通”,五脏的盛衰与耳生理、病理变化密切相关,肾开窍于耳,肺主司听觉,心藏神主血脉,肝行全身气机条达之用,脾为中焦运转、清阳上行之枢纽,脏腑经气不利易生痰、瘀、风、寒、火、毒,任一脏腑之气血逆乱皆可上冲耳窍。因此,王邦才教授认为,耳聋系人体整体功能失调出现,五脏皆与耳相关,十二经脉贯通相连,上络耳窍,若脏腑气血阴阳失调,则病邪丛生,气机逆乱,上冲耳窍,闭塞不通,遂生听觉之患。

1.2 风邪侵袭,气闭耳窍 王邦才教授认为,在外感六淫中风邪是引起突发性耳聋的最主要病因,这

取决于耳与肺的生理、病理特点。一则耳为清阳之窍,而风邪为六淫之首,易袭阳位,首先犯肺,风邪束表,循经上扰,与气相搏,使气机疏利不能,耳窍被闭。二则肺在经络关系上与耳紧密相连,且在五行理论上与肾母子相系,肺主声,其子肾开窍于耳,耳方可闻声,故肺与耳在生理上相互联系。三则肺主治节,统一身之气,通过调节全身气血津液运行保持气机调畅;若肺气宣通,则九窍清明;若肺气郁闭,则窍机不畅,耳脉不通,故肺与耳在病理上亦可相互影响。四则风邪又可兼夹湿、热、寒、暑、浊、毒等邪,上犯清空,致使清阳不升,浊阴不降,耳窍闭阻,叶氏谓之“浊邪害清”。因此,风邪侵袭,肺气不利,易致耳窍闭塞,突发耳聋。

1.3 情志失调,郁火冲上 王邦才教授强调,相当一部分患者发生突发性耳聋是在社会压力增大或受情绪刺激之后。《辨证奇闻·耳闻门》云:“肝为肾之子,肾气既通于耳,则肝之气未尝不可相通者。”肝为肾子,肝肾精血同源,肾气通于耳,肝气亦通于耳。《素问·热论》言:“伤寒,……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肝胆互为表里,而足少阳胆经自耳后入耳中,故肝与耳生理功能的实现密切相关。王邦才教授指出,一方面,大怒者伤肝,肝气郁结而上逆,且肝脏无以发挥升发疏泄之功,经气走行不利,易循经上扰清窍,扰乱神明。另一方面,耳受血而聪,肝为藏血之官,耳得肝血濡养方能闻声。抑郁日久者气郁化火上扰清阳,同时易耗伤阴血,耳窍不得濡养,甚则无法制阳,肝阳上亢引发肝风内动,出现耳聋、耳鸣、眩晕等症状。

2 辨证论治

2.1 疏散风寒,宣肺通窍 《景岳全书·卷二十七》言:“耳聋证……邪闭者,因风寒外感,乱其营卫而然,解其邪而闭自开也。”王邦才教授认为,风寒侵袭是诱发突发性耳聋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突发性耳聋初期治疗时需以祛除外邪为先,通畅气机为要,急予疏散风寒、宣肺通窍之剂,同时辅以疏经活血通络之品。王邦才教授擅用麻黄桂枝汤加减(炙麻黄、桂枝、炒白芍各20g,苦杏仁、干姜各10g,生甘草15g),言此方既可抗邪外出,亦可疏通血脉,引阳气于上。方中用大剂炙麻黄通利九窍,散邪于

表,引清阳上达头目,宣通头面气血;桂枝温通经脉,调和营卫气机,振奋人体气化功能,合炙麻黄则阳气畅达,血脉通畅;取干姜温经散寒、通利肺窍,苦杏仁味苦制肺,重降下气,诸药相合,则可邪去正复。在祛除表邪之时,亦需兼顾耳窍通畅,王邦才教授多佐以大剂防风温卫升阳,葱白、薤白散寒通阳,细辛、白芷解表通窍,石菖蒲、胆南星豁痰利窍。风邪为主者,用川芎茶调散加减;兼夹暑湿者,予清震汤加味;兼夹痰浊者,加通窍活血汤。

2.2 疏肝解郁,活血通络 《医学心悟》云:“若病非外感,有暴发耳聋者,乃气火上冲,名曰所闭耳聋,宜用逍遥散,加蔓荆子、石菖蒲、香附主之。”王邦才教授认为,大部分突发性耳聋患者亦有情志相关因素,如劳累过度、压力增大、情绪过郁或过激等。此类患者在治疗上以疏肝理气为主,多用柴胡疏肝散加减,疏肝以柴胡、郁金、香附、月季花为主,佐以活血通络的药物,如川芎、丹参、茺蔚子等;肝火偏旺而见急躁易怒、口干口苦、面红目赤者,加入牡丹皮、栀子、夏枯草、龙胆草清肝泻火;肝血不足而见面色少华、目糊目涩者,加入熟地黄、当归、枸杞子、女贞子、五味子等滋养肝血;肝阳偏亢,兼有头晕头痛者加入天麻、钩藤、珍珠母、桑叶、菊花平抑肝阳;肝风内动,上扰清空者加入全蝎、僵蚕平肝熄风;夜寐不安者加入煅磁石、煅龙骨、龟板、远志、益智仁平肝安神。现今社会节奏较快,工作压力增大,王邦才教授在治疗伴有情志异常的患者时注重对患者进行情绪疏导,通过良好的医患交流,使患者情绪得以改善,只有七情调畅此病方可渐愈。

2.3 斡旋气机,调体防病 《灵枢·百病始生》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血气不次,乃失其常。”王邦才教授认为,近年来突发性耳聋的发病趋于年轻化,这与人们在饮食习惯、生活作息、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改变息息相关。若饮食失节、起居无时、情志不畅,脏腑恐失于平和,气滞、血瘀、痰湿之邪阻滞耳脉,气机不利,卫外之气不固,则邪气更易中人。故治疗本病需遵从“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原则,去除诱因后当斡旋脏腑气机,调和体质,固护正气,

质趋于平和则证可自愈。对于气机逆乱、突发耳聋者,王邦才教授常选用杨栗山之升降散,该方升清降浊、透散邪毒、调畅气机。同时,配以葛根、荷叶、薄荷等升发清阳之品。方中取蝉蜕、僵蚕宣肺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重降除郁盛之浊阴,内外俱和,上下通行,气机得以调达。中气不足、清阳不升而见神疲乏力、面色少华、形体消瘦、舌淡苔薄等表里皆虚者,方予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甘温升发;痰湿质见形体肥胖、倦怠乏力、大便稀溏、腹满膜张、舌苔厚腻等脾虚湿困者,可予张元素清震汤、二陈平胃散等清宣升散,加佩兰、苍术、砂仁等醒脾升气,干姜、桂枝通阳化饮;对少阳枢机不利、气机升降失常者,多予小柴胡汤加味以调枢气机。

3 病案举例

例1:余某,男,36岁,2023年6月27日初诊。主诉:双耳听力下降10天。患者10天前劳累后于家中接触较冷环境,受凉后出现两耳听力下降,伴持续性耳鸣、双耳胀闷感、头晕不适,至当地医院住院,查纯音听阈测定示:双耳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中重度);声导纳检查示:双侧As型图;头部、内耳道、桥小脑角核磁共振未见明显异常。入院后,经激素冲击、营养神经、扩张血管、高压氧等治疗7天,头晕已愈,耳聋、耳鸣未见明显好转。诊见:双耳听力下降,耳鸣如蝉,伴双耳胀闷感,无头晕头痛、鼻塞流涕等不适,纳谷尚香,二便尚调,舌淡红、苔白,脉细。西医诊断:突发性耳聋。中医诊断:暴聋;辨属外感风寒、肺气郁闭、耳窍不通。治以疏散风寒、宣肺通窍、温经通络。处方:蜜麻黄、桂枝、炒白芍、蝉蜕各20g,苦杏仁、干姜、僵蚕、细辛各10g,生甘草15g。4剂,每天1剂,水煎服。

2023年7月1日二诊:服药后耳聋减轻,耳鸣、耳胀闷感仍存,时有头晕,口干,大便偏干,面部出现疖子,舌红、苔白,脉细。处方:蝉蜕、僵蚕、片姜黄、细辛、桔梗、生大黄(后下)、葱白各10g,川芎、石菖蒲各30g,炙甘草6g。4剂,每天1剂,水煎服。

2023年7月5日三诊:耳聋明显好转,听力提高,当日复查电测听示:左耳纯音平均听阈61dB,右耳纯音平均听阈65dB。耳鸣、胀闷感减轻,头晕

减轻,行走略有不稳,纳食可,大便调,舌红、苔白,脉数。效不更方,予二诊方去桔梗,加蜜麻黄10 g。7剂,每天1剂,水煎服。

2023年7月12日四诊:听力逐渐恢复,耳鸣仍有发作,夜寐多梦,鼻部疖子,大便略稀,舌淡红、苔白腻,脉细。上方去大黄、僵蚕,加全蝎(打粉)6 g。7剂,每天1剂,水煎服。

2023年7月19日五诊:听力提高,耳鸣偶有发作,夜寐好转,夜尿频数,大便略稀,舌红、苔薄,脉细。四诊方去全蝎,加葛根30 g,改炙甘草为15 g。7剂,每天1剂,水煎服。

2023年7月25日六诊:耳鸣明显减轻,听力基本恢复,偶有头晕,夜寐欠安,纳便已调,舌红、苔薄,脉细。处方:生黄芪30 g,党参、葛根、川芎、丹参、石菖蒲各20 g,僵蚕、白芷、荷叶、炙甘草各10 g。7剂,每天1剂,水煎服。

以上方为主随症加减,连服1个月,患者听力基本恢复正常。

按:本案患者正值青壮年,平素体健,亦无器质性疾病,突发性耳聋系劳累后在较冷室内感受风寒引起。患者劳累后正气偏虚,在表卫外之气较弱,风寒之邪乘虚而攻,犯肺而肺气郁闭不宣,中经而脉络滞塞不通,气机不利,耳窍被闭,突发耳疾。王邦才教授在治疗时急以疏散风寒、宣肺通窍为主,使表证得解,后以温经通络、通利耳窍为主,助行气机。首诊王邦才教授予麻黄桂枝汤加减,麻黄、苦杏仁祛风寒,宣肺气,以通耳窍之门户;桂枝、炒白芍、干姜温经络,调营卫,以畅气机之乾运。方中以大剂蜜麻黄、细辛通窍,蝉蜕、僵蚕解郁宣透、疏风清热,合麻黄桂枝汤,共奏解表通窍之效。二诊表寒已解,改予升降散加味升清降浊,疏调肺之宣发肃降,以“通”立法通畅耳窍气机,兼顾活血、化痰、温通之品,加川芎顺气行血,石菖蒲豁痰通窍,细辛辛温走窜,桔梗宣散肺气,葱白散寒通阳。三诊听力进一步恢复,药中病机,去桔梗改予小剂量蜜麻黄发越郁阳,增宣肺利窍之功。四诊耳鸣之症仍存,大便偏稀,故去大寒之生大黄,改僵蚕为全蝎重通络之力。黄元御云:“官窍者,神气之门户……清阳上升,则七窍空灵,浊阴上逆,则五官窒塞。脾陷胃逆,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则虚灵障蔽。”实邪既去,宜斡旋上下气机、升清化浊,

安其中土,全身气机调畅,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矣。五诊听力提高,去通络之全蝎;耳鸣仍在,夜寐虽好转,夜尿频数,王邦才教授考虑其为心气不足,故予大剂量炙甘草补益心脾,葛根升提清阳。六诊病已大减,方用益气升清之剂,复孔窍之清,兼以活血通络,达固效之功。方中重用党参、生黄芪增益气之力,使生气有源;葛根、荷叶助参芪升清;取僵蚕清透升阳;石菖蒲宣化利窍,豁痰醒神;川芎、丹参活血通络,改善循环,助耳络畅通,川芎、白芷亦上走头面,改善头晕。王邦才教授审证求因,明辨缓急,详察虚实,配伍精湛,效果显著。

例2:陈某,女,27岁,2018年8月25日初诊。主诉:反复双耳听力下降1月余,加重1周。患者1月余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双耳听力下降,于当地医院予扩张血管、营养神经等治疗后症状缓解。此后,每遇情绪激动、疲劳、睡眠障碍时,耳聋易反复发作。诊见:1周前患者因琐事争吵后出现右耳听力下降,伴右耳胀闷堵塞感,时感头晕,完善电测听结果示:右耳低频区感音性听力下降至35 dB左右。患者平素性情急躁焦虑,工作压力较大,焦虑评分量表评分提示轻度焦虑,夜寐较差,纳便尚调,舌红、苔白,脉细弦。西医诊断:突发性耳聋。中医诊断:暴聋;辨证属肝气不舒、气郁化火、上扰清窍。治以清肝泻火、理气通窍。处方:牡丹皮、栀子、淡豆豉、柴胡、夏枯草各10 g,茯苓、川芎各15 g,炒白芍、当归、石菖蒲各20 g,淮小麦30 g,橘络6 g,甘草3 g。7剂,每天1剂,水煎服。

2018年9月5日二诊:服药后耳聋明显减轻,右耳耳鸣发作1次,头晕已止,情绪好转,舌红、苔薄,脉细。效不更方,上方去栀子、淡豆豉、夏枯草,加白芷10 g,葛根20 g。7剂,每天1剂,水煎服。

2018年9月12日三诊:持续性耳聋已止,上周偶作1次,持续1 h,耳鸣发作1次,查电测听右耳曲线较前上升,夜寐转安,神疲乏力,纳便调,舌红、苔薄,脉细。处方:葛根、菟藟子、生黄芪、石菖蒲各20 g,川芎15 g,僵蚕、橘络、菊花各10 g,蝉蜕6 g。7剂,每天1剂,水煎服。

2018年9月19日四诊:上周耳鸣发作2次,耳聋未发,口干,舌红、苔薄,脉细。三诊方去橘络,加煅磁石(先煎)30 g。7剂,每天1剂,水煎服。

2018年9月26日五诊：未见耳聋耳鸣，听力基本恢复，纳便尚调，舌红、苔薄，脉细。四诊方加升麻15g。7剂，每天1剂，水煎服。

以上方为主，随症加减治疗1个月，患者诉耳聋耳鸣未作，情绪畅调，纳便调，夜寐安。

按：《素问·生气通天论》言“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本例患者属木郁之质，生性多思多虑、多愁善感。此次因家庭琐事暴怒，肝失疏泄，气郁化火，循经上逆，耳窍闭阻，则见听力下降、头晕不适，甚则上扰心神，见夜寐不安等症。王邦才教授首重清降上逆之肝火，调畅情志，首诊以丹栀逍遥散为主疏肝理气，清热泻火。方中牡丹皮入肝胆血分，擅清泄肝胆之热，栀子入气分，清上焦心肺之火，二者合用，可使郁火得解，火退则诸症向愈；柴胡疏肝解郁，亦为肝经引经药；当归养血活血，行血之滞；配炒白芍、甘草柔肝缓急，舒缓经气，茯苓渗湿，导湿下行；加夏枯草助清泻之力，石菖蒲开窍化痰复耳窍清明，橘络、川芎行气通络畅肝经气血。患者服药后耳聋减轻，头晕好转，考虑郁火大清，故二诊减栀子、淡豆豉、夏枯草，加白芷入肝散风，葛根起阴气而升清。三诊症

状基本缓解，肝气尚舒，王邦才教授转以调畅气机为主，兼顾气机源用，改予葛根、生黄芪升提清气，蝉蜕、僵蚕宣畅气机，兼予菊花、茺蔚子清泻余火。患者服药后效果明显，酌加煅磁石平肝潜阳，升麻升清于上兼解毒，后继予疏肝行气之剂巩固疗效，同时予以心理疏导，合而收功。

4 结语

王邦才教授认为，内气厥逆、耳窍气机不利是突发性耳聋的根本病机，而风邪侵袭、情志失调是其诱发因素，治疗上急在去邪，循序渐进，去除病因而后调畅气机，临证时亦以通为要，圆机活法，病体结合，身心同治，终可避免病情缠绵难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 [1] 段英侠. 突发性耳聋的诊疗研究进展[J]. 智慧健康, 2023, 9(24): 61-65.
- [2] 厉佳莹, 王海荣. 近5年针灸治疗突发性耳聋的研究概况[J]. 中华针灸电子杂志, 2021, 10(4): 157-160.
- [3] 巴艳东, 徐永和. 突发性耳聋的中医病因病机探析[J]. 内蒙古中医药, 2015, 34(10): 147-148.

(责任编辑: 刘淑婷)